

#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

## 第五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0 年 06 月 18 日（星期六）12:00~14:00

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九樓會議室

主席：甄曉蘭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）

陳麗華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）

導讀人：宋明娟（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）

林郡雯（師大教育系博士後研究）

出席人員：王雅玄、王立心、李涵鈺、唐淑華、桑慧芬、詹美華、彭致翎

記錄：孫以柔

一、主題：和平教育的教學實踐

二、研讀篇章：

Shapiro, A. (2002).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peace education. In G. Salomon & B. Nevo (2002) (Eds.), *Peace education: The concept, principles,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* (pp.63-72). N.Y., London: Psychology Press.

Zembylas, M. (2009). Inventing spaces for critical emotional praxis: The pedagogical challenges of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. In C. McGlynn, M. Zembylas, Z. Bekerman & T. Callagher (2009) (Eds.), *Peace education in conflict and post-conflict societies: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* (pp. 183-198). New York, N. Y.: Palgrave Macmillan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

(一) 甄曉蘭 老師

1. 和平教育的重要議題之一為透過教育促進和平，其關鍵在於教學實踐層面。這兩篇的共通點是如何讓學生面對不愉快、不願面對的部分，進而產生反思與正視。

2. 我覺得各階段都可以處理和平教育，只是找的議題不同，例如學生本身的關係霸凌可用於較低年級的層次處理，至於歷史性質的則可能要高中以上。

(二) 唐淑華 老師

1. 我覺得這兩篇都有談到讓學生意識到痛苦，察覺到不公平的事情是痛苦的，可是學習是否也是？皮亞傑（J. Piaget）談到如果學習要產生質變的話，通常要

有一個失衡的狀態，可是我們通常因為認知的學習中牽涉太多的價值，所以我們會覺得那個失衡不存在。我覺得要讓學生有一種察覺，感覺到感同身受之外，接下來就要運用多種方式來改善這件事情，從幫助身邊不同的人的具體行為開始談。因此，我覺得失衡是一定要的，如果我們都處在舒適區就不會感覺到這個問題的重要。

2. 冰島實際在中小學中進行價值教育，就教遇到問題怎麼解決、時間怎麼管理、要怎麼理財，反正就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。剛開始會覺得很好笑怎麼價值教育落實到這麼簡單的事情上，可是對孩子來說有價值的是存在在他生活經驗中的事，怎麼管理時間、金錢都是價值。我們在談和平教育議題時，其實不用想得太遙遠，而是一個很生活經驗的開端。

→**陳麗華老師回應**：批判反省的思維要回歸到人性，從人性當中教學，但如果只是停留在人生活中的事例去感同身受，力道可能有時候不足以撼動記憶，所以必須要有層次，從中小學到大學有不同的層級。

3. 多文本閱讀的重要。如果我們知道殺人者被訓練的過程，我們會感到同情，因為他們是被蒙蔽在很無知的狀態，本身也處在恐懼，如果不殺人就會被殺，所以我在讀到大江大海時，我覺得龍應台很平衡到活動戰爭的過程中，每一個人都是失敗者，讓我發現教育就是從這些開始，透過多一些的閱讀讓學生知道當事人。例如我們教到清朝歷史列強侵略，聊到慈禧時，發現她處在中年婦女喪子的狀態，進而瞭解她安身立命的方式，站在她的角度來看，便會發現沒有人是壞的，只是很無知而愚昧，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，只將人當成邪惡或故意害人，這樣的想法是過於簡化的，缺乏多元的觀點。

→**林郡雯回應**：和平教育教材的共構也是要做這樣的事情，只是要考量多文本閱讀的呈現，找不同的文本並將之綁在一起，這項工作略顯困難，但仍必須去做。

4. 美國二次大戰時有許多心理學方面的研究，Milgram實驗做電擊，以一群大學生為實驗，告訴他們要教隔壁房間一個學生學單字，可以用電擊讓他瞭解做錯，並告知兩百伏特是人忍受的極限。隔壁房間是假的受試者，這些大學生剛開始很輕的電擊，漸入危險時隔壁開始有哀號聲，實驗者告訴他們如果覺得還是需要接受就可以電擊。最後實驗出來發現，雖然受試者明知兩百伏特是人忍受的極限，但可能還是做到三百伏特。實驗者穿白色袍子等於權威的象徵，所以研究發現人很容易服從權威，不會用思考判斷對錯，還有團體中從眾的行為。我們必須告訴學生要適度對同儕說不，讓他知道這是必須抗拒的一件事情。

→**陳麗華老師回應**：就好比戰犯也是在壓力之中去成為加害者。

→唐淑華老師回應：《與神對話》一書就是在講這個狀況，如果一般人都可以上天堂，那希特勒為什麼不能上天堂？如果戰犯要加重懲罰，那姑息者、旁觀者呢？

### (三) 桑慧芬老師

1. 個人服從於暴力的結構的例子，除了之前的電影為愛朗讀外，我還想到另一部影片 *Amazing Grace*，它也是真人真事改編。William Wilberforce 在英國下議院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推動廢除黑奴運動，他用的就是感同身受的方式，讓英國議會貴族靠近黑奴船，告訴那些貴族黑奴船上曾經發生過哪些悲慘的事，把他們拖出舒適區之外，他們才會開始反思。

### (四) 陳麗華 老師

1. 文章提到看到別人的傷痛不要只是旁觀者，而是要感同身受的經歷到，這似乎有一點宗教的意味。
2. 郡雯介紹的文章講的是先揭露記憶工業的操作邏輯，然後再重新翻轉，返回原先被壓制的部分，這就是一種批判教育學。記憶工業是一種非人化，如果不能進入人性感同身受，那只是另外一種記憶工業。但這麼深度的教育，需要漸進的時期，而非一蹴可幾。當我們看到真相時，會產生失衡期，而失衡要重新建構時，就可能有所迷思，難以跳出，所以具有危險性。

### (四) 王雅玄 老師

1. 和平教育處理面對傷痛對許多國家來說是很切題的，且這個傷痛是集體的傷痛，而非個人的傷痛，如果是個人的傷痛便有個別差異。我想瞭解面對集體的創傷，其目的何在？如果要教導臺灣的學生面對創傷，他們可能會因為沒有經驗的感覺而覺得漫無目的，如此便很容易將傷痛個人化，成為很personal的議題。讓他者面對傷痛或讓第三者體驗別人的傷痛後，我想瞭解作者的下一步是什麼，這樣教師才知道應該如何教導。

→林郡雯回應：文章中也沒有提到，但我想應該是剛開始，所以目前還停留在這個階段。我相信背後最終是希望國家不要充滿憎恨，至於是否能達到更主動、更高層次的統一則文中沒有寫得很清楚。

2. 和平教育不能是平淡的，要能引發感情，但引發感情是很危險卻又必要的。當教育跟自己沒有關係時，很難有感同身受的感覺，只是呼口號而已，所以要引發感情，但引發感情是可灌輸、引導的，所以也是危險的，如果貿然拿來教學，很可能成為刀的另一面，擁有殺傷力，變得更憎恨，引發更大的戰爭或引起沒有參與歷史者的反感，但若沒有感情，和平教育又可能變成不具體的作為，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情緒教學。

→**唐淑華老師回應**：我覺得運用更多的描述與多元觀點，便可能使每一個感情更充沛，例如在談二二八的事件，除了用受害者的角度外，也呈現另一邊的人。這樣是否就可以避免單一的情感的問題？

→**王雅玄老師回應**：教歷史引發的情感如果只是單一面，便可能讓情緒一面倒，引發群起亢奮、憤怒憎恨。

**散會：14:30**